

学苑文丛

夏传才 著

思无邪斋诗经论稿

学苑出版社



思无邪斋诗经论稿

夏传才 著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无邪斋诗经论稿/夏传才著.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9
(学苑文丛)

ISBN7-80060-033-5

I. 思… II. 夏… III. 诗经-文学研究-论文集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3519 号

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万寿路西街 11 号 100036

高碑店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32 开本 18.25 印张 447 千字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册

定价:36.00 元



著者近照

目 录

初 编

先秦《诗经》研究的几个问题·····	(3)
论宋学《诗经》研究的几个问题·····	(24)
论清代《诗经》研究的继承和革新·····	(38)
周人的开国史诗和古史问题·····	(55)
附：《诗经》中五篇民族史诗今译	
论西周的颂歌·····	(91)
评中国古代第一次文艺论争·····	(102)
再谈《毛诗序》和关于《毛诗序》的争论·····	(125)
《毛诗大序》——先秦至汉代儒家诗论的总结·····	(139)
燕赵——《诗经》流传和研究的故乡·····	(147)
邶鄘卫辨·····	(157)
关于荀子传《诗》与阜阳汉简《诗经》·····	(168)
也谈《诗经》与民歌·····	(175)
读平心先生《略说〈周易〉与〈诗经〉的关系》·····	(184)
帕利—劳德理论与《诗经》研究·····	(193)
《诗经》语言研究的三个问题·····	(198)
关于《诗经》研究的通信(三则)·····	(207)
张松如先生《商颂研究》序·····	(216)
继往开来,加强合作,把《诗经》学提高到新水平·····	(222)
——首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学《诗》札记九题·····	(230)
初编旧版原跋·····	(251)

二 编

略述国外《诗经》研究的发展·····	(259)
国外《诗经》研究新方法论的得失·····	(275)
现代诗经学的发展与展望·····	(302)
诗经学四大公案的现代进展·····	(320)
20世纪《诗经》研究的发展·····	(342)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	(423)
元代经学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程朱之学的发展·····	(433)
评《诗经古义新证》·····	(461)
《诗经》概说(《先秦诗鉴赏辞典》序言)·····	(471)
雅颂七章浅释·····	(484)
漫话“风雅”传统·····	(501)
“吾华诗苑足千秋”	
——第二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505)
桂林山水也听经	
——第三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510)
齐鲁盛会论《诗经》	
——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515)
赵制阳《诗经名著评介》第三卷序·····	(520)
朱炳祥著《中国诗歌发生学》序·····	(527)
《村山吉广教授古稀纪念:中国古典学论集》序·····	(530)
陈桐生《史记与诗经》序·····	(532)
附 录	
评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	许树棣(535)

名著研究史的研究·····	王学泰(542)
评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	大野圭介(545)
夏传才先生《诗经》研究述评·····	林祥征(553)
慷慨豪情燕赵风·····	安栋梁(564)
人品铸诗魂·····	泉 澜(566)
后记·····	(571)

初 编

先秦《诗经》研究的几个问题

过去《诗经》研究著作极多。封建社会尊奉《诗经》为神圣的经典,规定为必读的教科书。在漫长的时代,历代学者“皓首穷经”,为它呕心沥血,出现了不少著名学者和大师。截至清初,据《四库全书总目》收录及存目的《诗经》研究重要著作,已达147部、1864卷。清人研究《诗经》,更是名家辈出,著述如林。正编成于道光年间、续编成于光绪年间的《皇清经解》,分别收录乾嘉学派及今文学派经学名著389部、2830卷。这些著作有许多是《诗经》研究,也有许多是诸经考据研究的合集,《诗经》和其他经籍的考据与说解杂糅,不易划断。如果再加上光绪以后的专著和有关论述,可谓卷帙浩繁、汗牛充栋了。

为什么一部古老的诗歌选集,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史上会具有如此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这自然与我们民族的历史发展有密切关系,但最主要的一点,是这部诗集本身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历史学价值。

《诗经》305篇诗,以丰富生动的形象,广泛地反映了古代社会生活,再现了贵族社会的图景和人民的生活风貌,展开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卷。它又以质朴深厚的抒情,剖开人的内心世界,一曲曲纯挚的歌声,洋溢着感人心腑的艺术魅力。2500年前的这些古老诗歌,尽管产生它们的时代早已终结,却仍然保持着艺术的生命。历代学者对它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内容,都在自己时代的基础上,用本阶级的社会政治观点进行分析和解释。它所体现的现实主义

精神和诗歌创作的艺术经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诗人。

《诗经》又是研究古代史的一部比较完整可靠的史料。梁启超说过：“现存先秦古籍，真贋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精金美玉，字字可信可宝者，《诗经》其首。”^① 迄今为止，这部古籍一直是研究周代社会的最可靠的社会史料和文化史料，是探讨周代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民俗学所不能缺少的。即使是封建经学家为它所作的大量义疏，虽然曾经如同重重迷雾掩盖这部古籍的本来面目，但作为经学的一个重要部分，也直接反映了不同时代经学的内容、变化和派别斗争，反映出整个封建文化发展嬗递兴衰的历史。

其次，《诗经》还记载了大量名物，从草木鸟兽虫鱼，到各种器用文物，历代的考证训诂材料相当丰富，据胡朴安《诗经学》引，其中草名 105，木名 75，鸟名 39，兽名 67，虫名 29，鱼名 20，各种器用文物名 300 余。考察它们古今命名的异同和存亡变迁，为博物学、考古学提供了丰富资料。

再者，两千多年来的汉语不断变化，汉文由籀文而篆文而隶文而真文，经历了三次大变化，《诗经》各代传本的文字不同。把这些文字同现代汉字比较，不仅字形有了不同，字音、字义也有很大变迁。考察各代文字的异同及其形、音、义的古今变迁，《诗经》又为文字学、音韵学提供了可靠史料。

《诗经》研究包涵内容丰富，在《诗经》研究史上，上述各个方面都保留有大批的研究资料。那种认为过去的《诗经》研究都是封建经学，摈弃古人研究遗产的观点，是很不全面的。但是，过去两千五百余年，研究资料浩若烟海，对一般研究者来说，不仅许多版本不易搜求，而且其中确实包含有大量的封建糟粕和学术上的失误，需要审慎地分析和抉择；再者，这些资料繁琐纠缠、歧义纷纭，如无端倪，很容易如入烟海，弄昏头脑。我们不能再提倡“幼童守一艺，

① 梁启超《要籍题解及其读法》。

白首而后能言”^①，有必要简要地概括过去研究的基本情况，理出线索，评介不同时代不同学派及其具有集大成性质的重要著作，说明它们研究的成就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对于那些不能蔚然成家，又无卓识创见者，可以姑置不阅，留待以后作进一步研究时再说。

孔子删《诗》和孔门诗教

对诗三百篇的研究，就现有文献而论，应该说是从孔子开始的。

在春秋中期已经结集和流传一个和今本《诗经》的编次、篇数大体相同的传本，本名为《诗》。这个诗集是由贵族阶级为了实际应用而制作和编集的。它们完全是合乐的乐歌，《颂》是庙堂祭祀乐歌，《雅》是朝会和贵族集会的乐歌，《风》是采自民间的歌谣，又配上乐曲在贵族宴会上演唱。《仪礼·乡饮酒礼》具体地记载了贵族卿大夫宴会上演唱小《雅》和二《南》的次序和内容。《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了吴公子季札聘鲁观周乐，依次地观看了《风》、《雅》、《颂》的演出。春秋时期，三百篇已经在贵族社会相当广泛地流传，它们的应用范围超越了它们最初制作和采集的目的，而普遍地应用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左传》和《国语》都记载了大量赋诗言志的事实，据清代赵翼统计：《国语》引诗 31 条，《左传》引诗 217 条^②，《诗》成为政治外交场合表情达意的一种普遍应用的

① 《汉书·艺文志》。

② 赵翼《陔余丛考》的这个统计和近人夏承焘的统计不同。夏文《采诗和赋诗》说：《左传》引诗共 134 处，其中关于卿大夫赋《诗》共 31 处。这种差别在于赵文把逸诗和在语辞中杂用的诗句，都计算在内。夏文载《中华文史论丛》1962 年第一辑。

特殊工具,同时杂用到人们交往的谈话中以加强语言的表达力。正因为《诗》在贵族社会中被普遍运用,也就成为贵族士大夫必须学习的科目。应该注意的是,当时的赋诗或引诗,并不要求切合全诗的原意,而是采用这一篇诗中的一章或一句两句,按照赋者或引者表达的需要来运用它们的形象或意义,这是一种断章取义、穿凿比附的方法,谈不上什么研究。

春秋末期,礼崩乐坏,文籍散佚。孔子在晚年开门办学,他删订整理包括《诗》在内的六种典籍作为教本。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继续采用这六种教本,开始统称“六经”。西汉初期,孔子的亡灵被改造为神圣的偶像,六经被官定为统治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圣经,《诗经》在整个封建社会被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虽历经不少时代的变迁,仍能比较完整地流传下来,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孔子删《诗》和提倡诗教,对这部文学遗产的流传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关于孔子删《诗》的问题,是历来《诗经》研究中争论的问题之一。

孔子如何删订《诗经》,他自己只有非常简略的直接叙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① 说的是正乐。西汉司马迁作了比较具体的记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予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② 汉代神化了孔子,以五经为孔子的教义,说五经的字字句句蕴藏着圣人的治世宏旨。上述孔子删《诗》的说法,符合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要求和学术理论,于是就奉为定论。唐初孔颖达发现古代佚诗的数量不多,认为春秋流传的诗只有三百多篇,因而怀疑司马迁的记述。其实孔颖达的怀疑也是根据不足的。宋代兴起经学的怀疑学派,用他们时代的地主阶级所要求的

① 《论语·子罕》。

② 《史记·孔子世家》。

纲常礼教标准来重新解释经书,判定了《诗经》中的许多爱情诗为“淫诗”。他们认为,如果肯定《诗经》经孔子删订,既传播“恶行邪说”,又有损圣人王冕上的光圈,于是力主孔子不曾删《诗》,删《诗》说与非删《诗》说两派展开长期论战。清代复兴汉学的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两派论战更为激烈。这场持续八百多年的论战,各个时代有重大影响的学者、经师,大都卷进战团,聚讼纷纭,各持己见。两派论点都有一些道理,又都没有能够确立己说的充分论据和圆满的论证。

这场论战的实质,是地主阶级内部不同学派为“捍圣卫道”而进行的斗争。他们都把孔子当圣人,把《诗经》当圣经。非删《诗》说的一派,不能承认圣人定下“淫诗”、圣经中有“淫诗”,他们企图说明圣人不曾删《诗》,应该由他们从《诗经》中排除这些真挚优美的爱情诗。如宋代的王柏就竭力宣扬这种观点,从《诗经》中删掉三十二篇,说是“悉削之,以遵圣人之至戒!”^①最典型地表现了他们推行封建礼教的理学偏见。删《诗》说的一派,则要捍卫经书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地位,如清代今文学者皮锡瑞就坚持决不可“始于疑经,渐至非圣”,他直截了当地说:“不以经为孔子手定,而属之他人,经学不明,孔教不尊。”^②这也表现出这些保守派的宗派偏见。我们现在既不可能,也更无必要将双方的论点一一录辨。

我认为,孔子时代究竟流传多少古诗,孔子如何删削整理,古人没有留下具体资料,谁也无法直接作出具体的说明。如果我们纠缠于古诗的数量,追究删《诗》的直接细节,停留于分辨删《诗》说与非删《诗》说双方论点的是非,在没有出现新史料的情况下,那是永远也说不清楚的。我们应该超越删《诗》说与非删《诗》说的争论,换一个角度,先来研究孔子整理古籍的历史背景和基本方法、

① 王柏《诗疑》卷一。

②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一章。

孔子的思想人格及其诗教,那么,大体上也可以明白孔子删《诗》的问题。

孔子生活在奴隶制迅速土崩瓦解的社会急剧变革时代。他生活的鲁国,是西周文化荟萃的最大的诸侯国。据《论语·微子》:“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僚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随着贵族阶级的没落,贵族文艺也没落了,乐师纷纷走散,逃亡四方。从《左传》的记载来看,在孔子46岁以后,已无列国公卿赋《诗》的记载。孔子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①一种新乐在逐渐代替贵族的古乐。魏文侯问子夏:“吾端冕而坐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②这里说的“郑、卫之音”,或曰“郑声”,并不等于《郑风》。《郑风》是编选在《诗》三百篇之内,属于“无邪”之列的,“郑声”是个贬义词,指的是郑国地方音乐中最低级的那一部分,其中包括季札曾经听到的“其细已甚,民不堪也”的靡靡之音,也就是孔子说的“郑声淫”,淫,即放荡的意思,孔子称为危害人心,颠覆国家。日本早稻田大学学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关于郑卫之音》,是把郑声和《郑风》联在一起的。孔子说:“《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③又说:“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④对二者的评价和态度截然不同,可见孔子所指二者是大有区别的。可是,我们也要看到所谓“郑声”或“郑、卫之音”,也不会只有乐调而全无歌词。《吕氏春秋·孟春记》说:“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这话说到了妙龄少女的歌唱。《汉书·礼乐志》说:“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桑间、濮上、郑、卫、

① 《论语·阳货》。

② 《礼记·乐记》、《史记·乐书》均有同文记载。

③ 《论语·为政》。

④ 《论语·卫灵公》。

宋、赵之声并出，内则致病损寿，外则乱政伤民。”在十五国风中有选择地收录了一些民间歌谣，也会有很低级的一部分被这位孔老夫子淘汰掉，其中也难免包括一些生动活泼、感情热烈的情歌，包括一些具有时代精神、反映现实的所谓“乱政伤民”的民歌。

孔子整理古籍是为了传授弟子，让他们“为政”——去实现他的政治主张，“为师”——去传播他的思想学说，目的性很明确。所以他整理古籍有三条标准：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①；二、“不语怪、力、乱、神”^②；三、“攻乎异端，斯害也已”^③。孔子的“述而不作”，实际上是“以述代作”，他是从古文献中有选择地保存一部分内容，通过传述它们，反映自己的哲学和社会政治观点。他不谈鬼神、怪异，不宣传暴力和变乱。对于所谓“异端”学说，即与他的学说不相容的对立学说，他是坚决排斥的。今本《诗经》基本上没有妄诞迷信的内容，其总的政治观点是提倡德治而反对暴政，要求自上而下地改良政治而反对社会秩序变乱和被统治者造反。至于三代以来那些提倡殉葬、暴敛、变制等议论，在五经中是一无选录的。

孔子删订《诗经》还有艺术形式方面的两个标准。一是采用统一的语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④，整理古文献和各国土风，都采用“雅言”（当时通行的标准话），取得语言的统一。要实现这一点，就必然要进行词汇和语法的若干改动和加工。十五国风语言文句的统一，就是经过统一加工修改的证明。二是正乐：“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⑤。三百五篇全是乐歌，孔子逐篇正乐，因为音韵、节拍、格律的需要，不能不在语言文句上进行一些改动修订。

① ② 《论语·述而》。

③ 《论语·为政》。

④ 《论语·述而》。

⑤ 《史记·孔子世家》。

由以上叙述可见,孔子为了把《诗》作为传授弟子的教材,按照自己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删去芜杂的篇章,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整理删订。孔子对他所选录的诗篇,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文辞内容和艺术表达风格,适当地进行了篇章字句的去重、修改和加工。有人因为现在于先秦书传上发现的佚诗只有几十篇,就认为古诗本来不多,从而断言孔子不可能删《诗》,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现存古籍不全,不能因为现在不曾发现就断言古时根本没有,而就现在已经发现的佚诗来看,倒可以证明有些诗孔子未曾选录。至于当时流传的大量民歌,是不会见于书传的,它们只能靠口耳相传,一些反映现实社会的诗,一些更热烈的爱情诗,孔子不会选录,以后也就失传了。

孔子的诗歌教育的主张和实践,奠定了孔门诗教的理论基础。

一、关于诗歌的美刺、言志和观俗作用,孔子作了系统的理论表述,以之作为他的诗教的纲领,这就是他提出的“兴、观、群、怨”说。他教育弟子说:

小子何莫夫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兴,是说诗有对思想感情启发和感染作用,提倡用诗歌对人们陶冶性情、移风易俗,进行思想道德情操的教育。观,是说诗有认识作用,通过诗歌反映的现实,可以观见风俗民情,考察政治得失,十五国风就是按这个目的采录的。群,是说诗有言志抒情,互相沟通思想感情的作用,鉴于春秋时期《诗》在贵族社会交往中广泛应用,孔子认为学诗是在社会活动中必须掌握的知识和才能。怨,是说诗可以讽喻不良政治、批评某些令人不满的社会现象;《诗经》中的大批政治讽喻诗和抒发社会不平的怨刺诗,发挥了这种讽谏和怨诉的功能。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是古代诗论的简明概括,在一